

《聖稻苧大乘經》相關文獻初探

摘要

本論文介紹《聖稻苧大乘經》相關文獻，概說八部古典文獻，分述現存六部，回顧現代學者對梵典重構、藏譯本校勘、多種語譯等的研究。

結論總列藉由文本比對、前人未用的資料所得的成果：舉證《四分律》藏文本存在等反駁釋法賢蕃本不是藏本的主張；討論《稻苧經》有五部漢譯，《大正藏》之《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被誤判為其同本異譯是因《祥符錄》原經殘缺，失譯《佛說大乘稻苧經》由法成譯自藏本，《〈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探究》〈附錄一〉五部《稻苧經》中與蕃本同者有四部而〈附錄四〉、〈附錄五〉只記成三部是因為〈附錄一〉根據《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但〈附錄四〉、〈附錄五〉還依《東北目錄》，藏譯《稻苧經》最早譯於赤松德贊時；比對文本得知 Jeffrey D Schoening 認為此藏本與五部漢譯中《佛說稻苧經》最接近的說法不正確，Schoening 所用藏本《德格版·稻苧經》起始行碼、《拉薩版·稻苧經》冊別和結尾行碼與《中華大藏經》、BDRC 的不同，《中華大藏經》中《聖稻苧大乘經》《那塘版》、《聖稻苧大乘經廣釋》《北京版》、《聖稻苧廣釋》《北京版》與 BDRC 的貝葉起始行碼不一致，補充 Schoening 未用的兩本《聖稻苧頌》，推得藏本《聖稻苧廣釋》譯者說明出自 PT 2105，《大乘稻苧經隨聽疏》參考《聖稻苧廣釋》，《大乘稻苧經隨聽疏決》摘自《瑜伽師地論》等。

尚待解決的疑問有：《稻苧經備忘錄》與《聖稻苧頌》是否同本？是否有西夏文《稻苧經》？《至元錄》是否就各別漢譯本來談與蕃本的對應？等。

關鍵詞：《稻苧經》、《聖稻苧頌》、《聖稻苧大乘經》、法成、緣起

體例

- 一、為了說明首次出現的略語，以及使令文句順暢易懂，文中以全形小括號（）來補充此符號之前語詞的意思；以全形中括號〔〕來添加藏文原文內沒有的文字。
- 二、等號（=）表示其前後兩個術語的意義相同。
- 三、梵文羅馬轉寫依照荻原雲來編纂，《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東京：講談社，1987年。以斜體梵文羅馬轉寫表示書名。人名、書名或稱號的字首以大寫表示。
- 四、藏文羅馬轉寫採用 Wylie 轉寫系統。人名、書名或稱號的第一音節的基字子音以大寫表示；若無子音或子音是上逗號（'）時，以基字母音的大寫表示。
- 五、以 no. 後加數字表示《大正新脩大藏經》經號。

略語

C 《卓尼版西藏大藏經》

D 《德格版西藏大藏經》

G 《金字版西藏大藏經》

N 《那塘版西藏大藏經》

P 《北京版西藏大藏經》

T 《達旺版西藏大藏經》

CTK 《中華大藏經·甘珠爾》

CTT 《中華大藏經·丹珠爾》

BDRC 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 佛教數字資源中心

《大正藏》 《大正新脩大藏經》

- 《至元錄》 《至元法寶勘同總錄》
- 《法成疏》 《大乘稻苳經隨聽疏》
- 《稻苳經》 以稻苳為喻解說十二因緣而內容大致相同的各種語言經本之通稱
- 《龍樹釋》 題名龍樹造《聖稻苳大乘經廣釋》
- 《蓮花戒釋》 蓮花戒造《聖稻苳廣釋》
- 《大谷目錄》 鈴木大拙，西藏大藏經研究會編集，大谷大學山口益監修，《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經總目錄》，東京：西藏大藏經研究會，昭和36年1月初版。
- 《東北目錄》 藍吉富主編，宇井伯壽、鈴木宗忠、金倉圓照、多田等觀原編，《西藏大藏經總目錄》，現代佛學大系59，新店：彌勒出版社，1982年。原著：宇井伯壽等著，《德格版西藏大藏經（甘珠爾及丹珠爾）總目錄及索引》，日本·仙台：東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1934年。

一、前言

佛教與其他各宗教最根本不同的核心教義是緣起。闡釋緣起的經典中，有一類以稻苳做比喻，解說種子、芽等外因緣與無明、行等內因緣，詳明每一因、緣、果都無我、無我所、非四生等，遮除外道諸見。《大正新脩大藏經》（簡稱《大正藏》）中有 no. 708~712 五部內容大致相同但文句略有差異的這類經。¹為了行文方便，筆者通稱此類經的各種語言本子為《稻苳經》。

N. Ross Reat 在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一書將此經分段，做出各段與引用它的諸論典、《大正藏》no. 709《佛說稻苳經》、巴利平行經、古藏經斷片等的文本來源對照表。48 經段中約一半對應於尼柯耶，某些段落有二、三種巴利平行經，這些平行經在《增支部》、《中部》、《相應部》、《長部》或《自說經》。²由此可知《稻苳經》教說在佛陀時代乃至現今南傳佛教都佔有一席之地。

引用《稻苳經》的論典如月稱《淨明句論》〈第二十六品〉、《集學論》〈第十二治心品〉³、智作慧《入菩薩行論細疏》、稱友對世親《俱舍論》的注疏、龍樹《迴諍論》、蓮花戒《修習次第初篇》，印度哲學家 Vācaspati Miśra 也於其書 *Bhāmātī* 中引用於說明佛教的緣起道理，⁴可見《稻苳經》受到論師們高度重視。

¹ 大正新脩大藏經刊行會編纂，《修訂新版大藏經總目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頁77。

² Reat, N. Ross 1993.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Tibetan Original, Sanskrit Reconstruction, English Translation, Critical Notes (including Pāli parallels, Chinese version and ancient Tibetan fragment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p. 21-24.

³ 宋·法護譯，《大乘集菩薩學論》，CBETA, T32, no. 1636, p. 119, b23-p. 120, a7。漢譯作法稱菩薩造，藏譯作寂天菩薩造。

⁴ Schoening, Jeffrey D, 1995.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Wiener Studien Zur Tibet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HEFT 35,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ät Wien, pp. 9-10; Appendix I, pp. 701-735. Sonam Rabten, restored, translated and edited. 2004. *ĀCĀRYA NĀGĀRJUNA'S ĀRYA-ŚĀLISTAMBAKĀRIKĀ with the Autocommentary*. BIBLIOTHECA INDO-TIBETICA SERIES 53. Sarnath, Varanasi, India: Centra Institute of Higher Tibetan Studies, pp. 41-42, pp. 421-452, pp. 476-493.

解釋此經的論典，漢譯現存《大乘稻苾經隨聽疏》⁵（簡稱《法成疏》）以及《大乘稻苾經隨聽疏決》⁶。藏譯有龍樹造《聖稻苾頌》、《聖稻苾大乘經廣釋》（簡稱《龍樹釋》）與《聖稻苾廣釋》（簡稱《蓮花戒釋》）⁷。此三論所解說的《聖稻苾大乘經》完整梵文原典尚未被發現，⁸不過現存藏譯本。⁹

幾位學者致力於重構《稻苾經》梵本；¹⁰三部藏譯論書的梵典也已佚失，¹¹除了《法成疏》包含大部分《蓮花戒釋》內容外，似乎未有人做過三論的全文漢譯。

筆者嘗試將三部印度注疏的藏譯本翻成中文，進行之際做此相關文獻回顧，以藏譯《聖稻苾大乘經》為基點，連繫各種《稻苾經》和其釋論，概述這些古典文獻與現代學者的研究。

二、《聖稻苾大乘經》相關文獻

《聖稻苾大乘經》相關文獻可分兩類：一、古典文獻；二、現代學者之研究。

（一）《聖稻苾大乘經》相關古典文獻

⁵ 唐·法成集，《大乘稻苾經隨聽疏》，CBETA, T85, no. 2782。

⁶ 佚名，《大乘稻苾經隨聽疏決》，CBETA, T85, no. 2783。

⁷ 參藍吉富主編，宇井伯壽、鈴木宗忠、金倉圓照、多田等觀原編，《西藏大藏經總目錄》，現代佛學大系 59（新店：彌勒出版社，1982 年）。原著：宇井伯壽等著，《德格版西藏大藏經（甘珠爾及丹珠爾）總目錄及索引》（日本·仙台：東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1934 年）（簡稱《東北目錄》），頁 602-604。

⁸ Schoening, Jeffrey D,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p. 5.

⁹ 藍吉富主編，宇井伯壽、鈴木宗忠、金倉圓照、多田等觀原編，《西藏大藏經總目錄》，頁 43。

¹⁰ Schoening, Jeffrey D,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pp. 10-11.

¹¹ Schoening, Jeffrey D,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p. 11.

筆者所見《聖稻苳大乘經》相關古典文獻有六部：一、《稻苳經》；二、《聖稻苳頌》；三、《聖稻苳大乘經廣釋》；四、《聖稻苳廣釋》；五、《大乘稻苳經隨聽疏》；六、《大乘稻苳經隨聽疏決》。

Schoening 說：「Rong ston shes bya kun rig (1367-1449) 所作的《稻苳經》注疏已不存在，如果他事實上有寫過一本。」¹²

《布頓佛教史》下冊「未署作者名的論著目錄」裡談到《稻苳經備忘錄》，¹³於西藏諸法王和諸大譯師們的著作書目¹⁴後註明：「以上論著大都是《澎塘目錄》¹⁵中所說的」。¹⁶

徐麗華《藏文《旁唐目錄》研究》¹⁷一書《旁唐目錄》中譯部分《聖稻稈備忘錄》注腳寫有：「《聖稻稈備忘錄卷》¹⁸ (《འཕགས་པ་སྐུ་ལྷང་པའི་བརྗོད་བྱང་།》)，藏文書名今作(《འཕགས་པ་སྐུ་ལྷང་པའི་ཚེག་ལེའུར་བྱས་པ།》)。」¹⁹《འཕགས་པ་སྐུ་ལྷང་པའི་ཚེག་ལེའུར་བྱས་པ།》是《聖稻苳頌》的藏譯，則《聖稻稈備忘錄》即《聖稻苳頌》。不過作者並未說明此注腳的根據，筆者也未找到《聖稻稈備忘錄》的內文，無法判定二者是否同本。

¹² Schoening, Jeffrey D,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p. 12.

¹³ 布頓·仁欽竹著，多吉杰博編，《布頓佛教史》(藏文)(青海：中國藏學出版社，1988年)，頁311。布頓·仁欽竹著，郭和卿譯，《布頓佛教史》下冊，《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第70冊(台北：華宇出版社，1988年)，頁343。

¹⁴ 布頓·仁欽竹著，郭和卿譯，《布頓佛教史》下冊，頁335。

¹⁵ 《旁唐目錄》，dKar chag 'phang thang ma，也譯成《澎塘目錄》、《旁塘目錄》。

¹⁶ 布頓·仁欽竹著，郭和卿譯，《布頓佛教史》下冊，頁349。

¹⁷ 徐麗華，《藏文《旁唐目錄》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年)。

¹⁸ 徐麗華，《藏文《旁唐目錄》研究》一書裡，藏文的《旁唐目錄》〈第二十三、經論的注疏〉「贊普赤松德贊撰」(ཉིན་གསུམ་མངོན་མཛད་པའི་བསྟན་འཛིན་གྱི་དྲི་ལ་བཙན་པོ་ལྷི་མོང་ལྷེ་བཙན་གྱིས་མཛད་པ་ལ།) 中列有「《聖稻稈備忘錄》，卷。」(འཕགས་པ་སྐུ་ལྷང་པའི་བརྗོད་བྱང་།བྱས་པ།)。

¹⁹ 徐麗華，《藏文《旁唐目錄》研究》，頁153。

由於筆者未能見到《稻苳經備忘錄》與 Rong ston shes bya kun rig 《稻苳經》注疏的內容，因此以下僅就可得的六部《聖稻苳大乘經》相關古典文獻，依上述順序說明。

1. 《稻苳經》

《稻苳經》古典文獻有漢譯、藏譯與蒙譯本。²⁰

《稻苳經》是否還有其他語言的古典譯本？

釋法賢於《〈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探究》一書中指出，雖然學術界一向認為元朝《至元法寶勘同總錄》²¹（簡稱《至元錄》）「蕃漢對勘」所使用的「蕃本」是藏文的大藏經，但由於無法合理解釋《至元錄》所呈現的許多現象，如某些典籍明明沒有藏文本卻說與蕃本同，有些收於藏文大藏經，卻是蕃本闕。²²經過研究後，他主張《至元錄》的「蕃本」非指藏文藏經。不過由於一行國師慧覺所發起重刻的河西字大藏經的實際狀況不得而知，因此他不積極論證「蕃本」指西夏文佛典。²³該書於〈附錄七、《西夏語佛典目錄》與《至元錄》之勘同〉²⁴中並未列出任何屬於《稻苳經》的本子，因此未能判定有西夏文的《稻苳經》。

他提到：就他所知，完整藏文藏經的出現應在《至元錄》編成後，石經不太可能是此錄所說的蕃本。換句話說，現代學者主張此錄是與西藏大藏經勘同之見解可能根本無法成立。²⁵他談及：早期由八思巴（1235-1280）編寫成甘珠爾，但

²⁰ Schoening, Jeffrey D,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p. 5.

²¹ 高楠順次郎原編，〈至元法寶勘同總錄〉，《法寶總目錄》第二冊，台北：建康書局，1957年。

²² 釋法賢，〈〈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探究〉（台北：法光出版社，2005年），頁1。

²³ 釋法賢，〈〈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探究〉，頁511。

²⁴ 釋法賢，〈〈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探究〉，頁985-1010。

²⁵ 釋法賢，〈〈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探究〉，頁502。

現在已難以見到此寫本。²⁶還說《薩迦世系史》與《西藏通史》都有關於八思巴用金汁寫佛經之事，結語是：「不過，大致推測八思巴寫本應該不是藏文藏經。」²⁷但他並沒有寫明結語的根據。

其書〈附錄一、《至元錄》經目勘同一覽表〉Y.0001(01)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 1 會「蕃本狀況」：「此會經與蕃本十萬頌般若對同。此會比西蕃本多常啼、囑累、法勇三品，其蕃本卻在第五會」，Y.0001(05)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 5 會「蕃本狀況」：「此會經與蕃本八千頌般若對同。此會比蕃本少常啼、法勇、囑累、慈氏所問四品。前三品卻在前第一會中，慈氏所問品全闕」²⁸查看《大正藏》《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 1 會》〈76 無動法性品〉後有〈77 常啼菩薩品〉、〈78 法涌菩薩品〉、〈79 結勸品〉，²⁹藏譯《般若十萬頌》〈開演法性不變品第七十二〉是最後一品，³⁰可見〈76 無動法性品〉對應〈開演法性不變品第七十二〉，《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 1 會》確實比藏譯《般若十萬頌》多常啼、囑累、法勇三品。以《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 1 會》〈77 常啼菩薩品〉³¹比對藏譯《般若八千頌》〈常啼菩薩品第三十〉³²，〈78 法涌菩薩品〉

²⁶ 釋法賢，〈《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探究〉，頁 376。

²⁷ 釋法賢，〈《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探究〉，頁 377。

²⁸ 釋法賢，〈《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探究〉，頁 530-531。

²⁹ 法鼓文理學院（DILA）與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CBETA 線上閱讀（CBETA Online Reader）（台北：中華電子佛典協會，2019 年），http://cbetaonline.dila.edu.tw/zh/T0220_398。（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23 日。）

³⁰ 第十七世大寶法王指導，明鏡 Adarsha，正法寶藏官網（台北：正法寶藏，2018 年），<https://adarsha.dharma-treasure.org/kdbs/degekangyur?pbId=2647103>。（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23 日。）

³¹ 法鼓文理學院（DILA）與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CBETA 線上閱讀（CBETA Online Reader），http://cbetaonline.dila.edu.tw/zh/T0220_398。（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23 日。）

³² 第十七世大寶法王指導，明鏡 Adarsha，<https://adarsha.dharma-treasure.org/kdbs/degekangyur?pbId=2652361>。（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23 日。）

³³比對藏譯《般若八千頌》〈法聖菩薩品第三十一〉³⁴，〈79 結勸品〉³⁵比對藏譯《般若八千頌》〈囑累品第三十二〉³⁶，內容大致相當，符合此兩會「蕃本狀況」欄的記載。因此「西蕃本」即「蕃本」，應該是西藏文本，「蕃」是「西蕃」的簡稱。

布楚·尖仁巴《琉璃明鏡·藏文大藏經之源流特點版本暨對勘出版》³⁷一書談到，據說公元 12 世紀西藏納霍爾已有《甘珠爾》手抄本；13 世紀八思巴帝師與其親炙弟子噶爾·阿寧膽巴下令繕寫一百多套《甘珠爾》，供奉於新建諸寺廟。1251 年遵八思巴之令，在薩迦寺抄寫《甘珠爾》一套，共 115 函，通稱八思巴金寫本《甘珠爾》。³⁸「部分《甘珠爾》手抄本之簡表」³⁹中，早於《至元錄》成立（公元 1285-1287 年）⁴⁰的《藏文大藏經》只有 1251 年這部《甘珠爾》⁴¹。「部分《丹珠爾》手抄本之簡表」中，最早的是抄寫於 1312-1315 年的那塘手抄本。他說：14 世紀前藏文的《大藏經》只有手抄本，沒有刻本。⁴²

³³ 法鼓文理學院（DILA）與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CBETA 線上閱讀（CBETA Online Reader），http://cbetaonline.dila.edu.tw/zh/T0220_399。（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23 日。）

³⁴ 第十七世大寶法王指導，明鏡 Adarsha，<https://adarsha.dharma-treasure.org/kdbs/degekangyur?pbId=2652392>。（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23 日。）

³⁵ 法鼓文理學院（DILA）與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CBETA 線上閱讀（CBETA Online Reader），http://cbetaonline.dila.edu.tw/zh/T0220_400。（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23 日。）

³⁶ 第十七世大寶法王指導，明鏡 Adarsha，<https://adarsha.dharma-treasure.org/kdbs/degekangyur?pbId=2652408>。（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23 日。）

³⁷ 布楚·尖仁色，《琉璃明鏡·藏文大藏經之源流特點版本暨對勘出版》（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2 年）。

³⁸ 布楚·尖仁色，《琉璃明鏡·藏文大藏經之源流特點版本暨對勘出版》，頁 61-62。

³⁹ 布楚·尖仁色，《琉璃明鏡·藏文大藏經之源流特點版本暨對勘出版》，頁 68-69。

⁴⁰ 釋法賢，《〈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探究》，頁 10。

⁴¹ 布楚·尖仁色，《琉璃明鏡·藏文大藏經之源流特點版本暨對勘出版》，頁 68。

⁴² 布楚·尖仁色，《琉璃明鏡·藏文大藏經之源流特點版本暨對勘出版》，頁 75。

釋淨伏的《至元錄》序文中提到：「西蕃板底答帝師拔合思帝師上足弟子葉輦國師奉詔證明」⁴³，板底答即班智達，拔合思八即八思巴，八思巴是西藏人。

《至元錄》主編慶吉祥的序文中：「召西番板底答帝師拔合思帝師高弟葉璉國師」⁴⁴因此「西蕃」即「西番」，也就是西藏，簡稱「蕃」。

筆者認為，《至元錄》的「蕃本」如果是藏文《大藏經》，可能是《甘珠爾》八思巴金汁手抄本加上製作《至元錄》時存在的諸多藏文典籍，但未編成如後來木刻版的大藏經，而非其後的那塘手抄本等；因此某些收於藏文大藏經的典籍於《至元錄》中記載蕃本闕，這個情況是有可能的。

關於某些典籍明明沒有藏文本卻說與蕃本同，法賢法師從聲聞律來談，《至元錄》中《摩訶僧祇律》、《五分律》、《四分律》等的漢譯「與蕃本同」⁴⁵，其聲聞律不限一個部派，⁴⁶而西藏僅譯《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因此他說「蕃本」不可能指藏文本。⁴⁷

筆者從河西地區的歷史來看，《四分律》在河西翻譯。安史之亂後吐蕃統治河西，有摩訶衍傳禪法、法成譯經講道等。西夏於公元 1036 年佔領河西。⁴⁸敦煌地區流行的是菩薩戒，黑水城出土《四分律行事集要顯用記卷第四》。⁴⁹此書為西夏高僧所集，未見於中原流傳的記載。⁵⁰1226 年成吉思汗伐西夏，攻佔黑水城等

⁴³ 高楠順次郎原編，〈至元法寶勘同總錄〉，《法寶總目錄》第二冊，頁 180 上 7-8。

⁴⁴ 高楠順次郎原編，〈至元法寶勘同總錄〉，《法寶總目錄》第二冊，頁 180 中 9-10。

⁴⁵ 釋法賢，〈〈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探究〉，頁 682-689。

⁴⁶ 《摩訶僧祇律》是大眾部所結，參高楠順次郎原編，〈至元法寶勘同總錄〉，《法寶總目錄》第二冊，頁 225 上 5-6。《五分律》是化地部中出，參同書同頁中 7-8。《四分律》是法密部毘奈耶藏，參同書同頁中 13-14。

⁴⁷ 釋法賢，〈〈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探究〉，頁 509。

⁴⁸ 崔紅芬，《西夏河西佛教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年），頁 47-49。

⁴⁹ 崔紅芬，《西夏河西佛教研究》，頁 326。

⁵⁰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頁 84。

地。⁵¹西夏皇室後裔住持薩迦派一重要分寺的昂仁寺。⁵²薩迦寺第十代寺主達尼欽布·桑波貝(1262-1322)是八思巴異母弟耶協炯乃的兒子，他的兒子當巴索南堅贊貝桑布於二十歲受具足戒，從索南札巴處聽受《戒律根本經》、《四分律》等。⁵³因此筆者認為 1285-1287 年《至元錄》編集時⁵⁴應該存在藏文的《四分律》。

1270 年左右八思巴撰寫《根本說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圓羯磨儀範》，先後為尼泊爾、印度、漢地、西夏、蒙古、高麗、大理、畏兀兒、河西等地的出家人剃度。⁵⁵《至元錄》中《摩訶僧祇律》、《五分律》、《四分律》等雖然與蕃本大同，不過彼略此廣，⁵⁶亦即蕃本略，漢本廣。筆者認為，雖然八思巴傳授《根本說一切有部律》，但元朝幅員廣大，書寫《至元錄》時應該不是所有出家僧人都受持此律，存在非《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律典的藏譯本是有可能的；而其他非《根本說一切有部律》的律典雖有藏文譯本但不如漢本廣詳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它們並非西藏所傳的戒律系統。

(1) 漢譯《稻芊經》

A. 漢譯《稻芊經》有哪些同本異譯？

⁵¹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頁 8。

⁵² 崔紅芬，《西夏河西佛教研究》，頁 351。

⁵³ 任宜敏，《元代佛教史》（南投：南林出版社，2005 年），頁 129。

⁵⁴ 釋法賢，《〈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探究》，頁 50。

⁵⁵ 任宜敏，《元代佛教史》，頁 114-115。

⁵⁶ 參見高楠順次郎原編，〈至元法寶勘同總錄〉，《法寶總目錄》第二冊，頁 225 上 17、中 10、中 17。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445-518年)中,東晉·釋道安《了本生死經序》說,此經傳入漢地始於漢朝末年,魏初支恭明作注解。⁵⁷支恭明即支謙。⁵⁸《出三藏記集》、隋·法經等《眾經目錄》(594年)、唐·道宣《大唐內典錄》(664年)皆記載支謙自己作注並製序。⁵⁹

《眾經目錄》說吳黃武年支謙譯《了本生死經》,此經與《異了本生死經》、《稻芊經》同本異譯。⁶⁰唐·智昇《開元釋教錄》(730年)卷12:「稻芊經一卷失譯今附東晉錄了本生死經一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謙自注解三譯一闕)右二經同本異譯(莫辯先後)。」⁶¹此錄「大乘經重譯闕本」⁶²記有《異了本生死經》,

⁵⁷ 梁·僧祐撰,《出三藏記集》卷6, CBETA, T55, no. 2145, p. 45, b20-22:「漢之季世。此經始降茲土。雅邃奧邈少達[10]其歸者也。魏代之初有高士河南支恭明。為作注解探玄暢滯。真可謂入室者矣。」[10]:其【大】,旨【宋】【元】【明】梁公元502-557年,東漢公元25-220年,魏公元220-266年。

⁵⁸ 唐·道宣撰,《大唐內典錄》卷2, CBETA, T55, no. 2149, p. 229, b28:「謙字恭明」

⁵⁹ 梁·僧祐撰,《出三藏記集》卷12, CBETA, T55, no. 2145, p. 83, c18:「了本生死經注序」隋·法經等撰,《眾經目錄》卷6, CBETA, T55, no. 2146, p. 147, a10:「了本生死經序一卷(支謙)」隋·法經等撰,《眾經目錄》卷6, CBETA, T55, no. 2146, p. 147, a20:「了本生死經注解一卷(支恭明)」唐·道宣撰,《大唐內典錄》卷2, CBETA, T55, no. 2149, p. 228, b9:「了本生死經(安云出生經祐云今五卷生經無[31]此名一名稻芊同本異出謙自注并製序)」[31]:此【大】,〔一〕【宋】【元】【明】唐·道宣撰,《大唐內典錄》卷3, CBETA, T55, no. 2149, p. 250, c20:「了本生死注解」唐·道宣撰,《大唐內典錄》卷10, CBETA, T55, no. 2149, p. 326, b8:「歷代道俗述作注解錄第六」唐·道宣撰,《大唐內典錄》,卷10, CBETA, T55, no. 2149, p. 328, a14:「了本生死經[5]注序」[5]:注【大】,〔一〕【宋】【元】【明】

⁶⁰ 隋·法經等撰,《眾經目錄》卷1, CBETA, T55, no. 2146, p. 118, c16-19:「了本生死經一卷(吳黃武年支謙譯)異了本生死經一卷稻[17]芊經一卷右三經同本異譯。」[17]:芊【大】,稗【宋】【元】【明】吳222-280年,黃武222-229年。

⁶¹ 唐·智昇撰,《開元釋教錄》卷12, CBETA, T55, no. 2154, p. 597, c26-p. 598, a2:「稻芊經一卷失譯今附東晉錄了本生死經一卷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謙自注解三譯[1]一闕)右二經同本異譯(莫[2]辯先後)。」[1]:一【大】,二【明】[2]:辯【大】,辨【宋】【元】【明】

⁶² 唐·智昇撰,《開元釋教錄》卷14, CBETA, T55, no. 2154, p. 626, a23:「大乘經重譯闕本」

⁶³並說：「此經前後三譯，二存一闕。」⁶⁴可見支謙時已有此三部漢譯，闕《異了本生死經》，留存《了本生死經》、《稻苳經》。雖然《稻苳經》附有吳之後的東晉錄，但不代表譯於東晉，其譯出時間不晚於支謙。不過《出三藏記集》未列《稻苳經》，但有《異了本生死經》。⁶⁵《大唐內典錄》有《了本生死經》、《稻苳經》，兩經同本，但沒列《異了本生死經》。⁶⁶列出《稻苳經》的都未寫譯者。

唐·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記載《稻苳經》、《了本生死經》，增加貞元新入目錄的《稻斡喻經》，沒寫《異了本生死經》。⁶⁷

⁶³ 唐·智昇撰，《開元釋教錄》卷 2，CBETA, T55, no. 2154, p. 502, a10：「異了本生死經一卷（與稻[*][A5]苳經等同本）」 [A5]：苳【CB】，苳【大】

⁶⁴ 唐·智昇撰，《開元釋教錄》卷 14，CBETA, T55, no. 2154, p. 630, b21-22：「異了本生死經一卷（僧祐緣云。安公錄中失譯經。今附西晉錄）右一經前後三譯。二存一闕。」「緣」字應作「錄」，此處「西晉錄」，在卷 12 作「東晉錄」。

⁶⁵ 《出三藏記集》卷 3，CBETA, T55, no. 2145, p. 18, b4：「異了本生死經一卷」

⁶⁶ 唐·道宣撰，《大唐內典錄》卷 6，CBETA, T55, no. 2149, p. 292, b10-12：「了本生死經（四紙）吳黃武年支謙譯稻[A1]苳經（六紙上二經同本別譯）」 [A1]：苳【CB】【麗-CB】，苳【大】唐·道宣撰，《大唐內典錄》卷 9，CBETA, T55, no. 2149, p. 318, c18-19：「稻[9]苳經（六紙）右一經。與支謙所出了本生死經同。」 [9]：苳【CB】【麗-CB】，苳【大】，稗【明】「大乘經重翻」中列《了本生死經》、《稻苳經》，見唐·道宣撰，《大唐內典錄》卷 8，CBETA, T55, no. 2149, p. 305, b20：「大乘經重翻」卷 8，CBETA, T55, no. 2149, p. 307, b2：「稻苳經」唐·道宣撰，《大唐內典錄》卷 8，CBETA, T55, no. 2149, p. 307, b18：「了本生死經」

《開元釋教錄》卷 20，CBETA, T55, no. 2154, p. 707, a20-21：「稻苳經一卷（七紙）失譯今附東晉錄了本生死經一卷（五紙）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稻苳經》與《了本生死經》都比《大唐內典錄》多一紙。

⁶⁷ 唐·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 21，CBETA, T55, no. 2157, p. 927, b27-c7：「稻苳經一卷失譯今附東晉錄 稻斡喻經一卷（經內題云慈氏菩薩所說大乘緣生稻斡喻經）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奉 詔譯 貞元新入目錄 了本生死經一卷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謙自注解三譯一闕 右此一經與前稻[A3]苳經同本異譯 莫辨前後。」 [A3]：苳【CB】【麗-CB】，苳【大】

不空譯，《慈氏菩薩所說大乘緣生稻稈喻經》；四、no. 711 宋·施護譯，《大乘舍黎娑擔摩經》；五、no. 712 失譯，《佛說大乘稻苳經》。⁷³

《〈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探究》〈附錄一〉與《大正藏》的《稻苳經》同本異譯不同處在於有 T.0846，未含 T.0712。

《〈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探究》〈附錄四、《登噶目錄》與《至元錄》之勘同〉是依芳村修基著《デンカルア目錄の研究》對比《至元錄》，參考《東北目錄》「Th.」及《大谷目錄》⁷⁴「Ot.」。⁷⁵如果《東北目錄》與《大谷目錄》對應的《大正藏》經號有異，採範圍較廣者。⁷⁶《登噶目錄》Ym.179《聖稻苳[經]》對應 T.0708~712，校勘中有：「Ot. 未載對應於 T.0712」。⁷⁷

〈附錄五、《布頓目錄》之顯教經、律與《至元錄》之蕃本勘同〉中記載，《布頓目錄》Bt.0291，藏文經名 ལྷ་ལྷ་ལྷང་བ་མཛོ།⁷⁸，漢譯名稱根據《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第 70 冊（郭和卿譯《布頓佛教史》下冊頁 49）作「佛說大乘稻苳經」，卷數 226 頌，智軍譯，對應 T.0708~712。他說《東北目錄》、《大正藏》號大致參考〈附錄四〉。⁷⁹

〈附錄一〉中 T.0846 是《稻稈經》的同本異譯，〈附錄四〉、〈附錄五〉附錄沒把它列為《聖稻苳[經]》對應本，這是因為〈附錄一〉根據《至元錄》，〈附錄四〉、〈附錄五〉參考《東北目錄》。

⁷³ 參見大正新脩大藏經刊行會編纂，《修訂新版大藏經總目錄》，頁 77。

⁷⁴ 鈴木大拙，西藏大藏經研究會編集，大谷大學山口益監修，《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經總目錄》（簡稱《大谷目錄》）（東京：西藏大藏經研究會，昭和 36 年 1 月初版）。

⁷⁵ 釋法賢，《〈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探究》，頁 773。

⁷⁶ 釋法賢，《〈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探究》，頁 461-462。

⁷⁷ 釋法賢，《〈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探究》，頁 796-797。

⁷⁸ ལྷ་ལྷ་ལྷང་བ་མཛོ། 應作 ལྷ་ལྷ་ལྷང་བའི་མཛོ།。

⁷⁹ 釋法賢，《〈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探究》，頁 871。

榊 亮三郎《翻譯名義大集 Mahāvvyutpatti》1402 (77):「Çāli-stambakam [藏] Sa-luḥi ljaṅ-pa [漢] 佛說稻稈經 [和] 佛說了本生死經、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大乘舍黎沙擔摩經、慈氏菩薩所說大乘緣生稻稈經 F. Mdo XVI (ma) 10° (190-203)」⁸⁰，《稻苳經》同本異譯有 T.0846，未列 T.0712，與附錄一相同。

釋惠敏·釋果徹合著的《生命緣起觀——梵本『淨明句論·第二十六品觀十二支分』初探》提到，聖《稻稈經》的中文本另外參考《大正藏》T 17, no. 846。⁸¹查看書中參考文獻與略語得知，此說法應是依循《翻譯名義大集》。⁸²

筆者查看《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文句，與《稻苳經》迥然不同。雖然大乘法無我義與《稻苳經》的所詮因緣無我有關，但此經在詞句及意義上都難以做為《稻苳經》的同本異譯。

《東北目錄》中，Th. 210《聖稻苳大乘經》後是 Th. 211《說緣起初分別經》與 Th. 212《聖緣起大乘經》。⁸³Th. 211 的《大正藏》對應經是 no. 716《緣起生初

⁸⁰ 榊 亮三郎，梵藏漢和四譯對校《翻譯名義大集 Mahāvvyutpatti》梵藏索引（東京：鈴木學術財團，1916 年），頁 317；榊 亮三郎，梵藏漢和四譯對校《翻譯名義大集 Mahāvvyutpatti》（東京：鈴木學術財團，1916 年），頁 108。

⁸¹ 釋惠敏·釋果徹合著，《生命緣起觀——梵本『淨明句論·第二十六品觀十二支分』初探》（臺北：東初出版社，1995 年），頁 158，注 264。

⁸² 釋惠敏·釋果徹合著，《生命緣起觀——梵本『淨明句論·第二十六品觀十二支分』初探》，「略語等」頁 24。

⁸³ Th. 211《說緣起初分別經》對應《大正藏》經目有 no. 124《緣起經》、no. 123《佛說放牛經》、no. 99(1248)《雜阿含經》、no. 125(49, 1)《增一阿含經》。

no. 124《緣起經》內容為「宣說緣起初差別義」。Sastri 說：世親在《俱舍論》中稱此經作 Vibhaṅga。Sastri, N. Aiyaswami edited. 1950. *ĀRYA ŚĀLISTAMBA SŪTRA, Pratītyasamutpāḍavibhaṅga nirdeśasūtra and Pratītyasamutpāḍagāthā sūtra*. The Adyar Library Series, no. 76. Madras: Adyar,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p. 21, note 1. 玄奘譯《俱舍論》稱此經為《辯緣起》。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9，CBETA, T29, no. 1558, p. 51, b1-2：「《辯緣起》等諸經」Sastri 說：各梵本均無經名。Sastri, N. Aiyaswami edited. *ĀRYA ŚĀLISTAMBA SŪTRA, Pratītyasamutpāḍavibhaṅga nirdeśasūtra and Pratītyasamutpāḍagāthā sūtra*, p. 21, note 2.

勝分法本經》、no. 717《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此二經雖非《稻苻經》的同本異譯，但由於皆談緣起，故而在 no. 708~712 之後，中間只插入緣起相關的另外三部同本異譯經典，可知《大正藏》中所詮主題類似的經目都被放在附近。

no. 708~712 依照年代順序編在一起，《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號碼為 846，顯然編者不將 no. 846 視為 no. 708~712 的同本異譯。

如果某經與現今《大正藏》中所收的《稻苻經》文句大致相當，而《至元錄》與《翻譯名義大集》判定同本異譯的標準是依文詞與意義，則《至元錄》與《翻譯名義大集》對《稻苻經》同本異譯的判定有誤。

筆者認為，可能由於《祥符錄》中《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原經卷殘缺⁸⁴，導致《至元錄》誤判其是《稻苻經》的同本異譯。

《翻譯名義大集》雖有參考《梵漢對譯佛教辭典》⁸⁵，⁸⁶但《梵漢對譯佛教辭典》中只有經名，沒有列出經的同本異譯。《翻譯名義大集》的經本出處根據法

no. 123《佛說放牛經》、與 no. 125(49, 1)《增一阿含經》內容大多相當，可為同本，但 no. 99(1248)《雜阿含經》經文較短，且所談與此二經有差異。no. 123《佛說放牛經》、no. 99(1248)《雜阿含經》、no. 125(49, 1)《增一阿含經》這三經所說與 no. 124《緣起經》差別很大，不知《東北目錄》列它們為 Th. 211《說緣起初分別經》的《大正藏》對應經之理由是什麼？筆者認為《東北目錄》所舉這四經只有 no. 124《緣起經》才是 Th. 211《說緣起初分別經》的《大正藏》對應經，其他三經似乎不太能與其對應起來。

《東北目錄》此經的《大正藏》對應經沒列出 no. 716《緣起生初勝分法本經》、no. 717《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但 no. 716、717 這兩部同本異譯正是 Th. 211《說緣起初分別經》的對應經，不知目錄編者為何沒列出這兩部經號？

藏譯本 Th. 212《聖緣起大乘經》，無漢譯，內容談佛宣說緣起咒。Sastri 於 p. xix 中表示其未見梵本，書中的梵文是他重構的。

⁸⁴ 北宋·趙安仁、楊億等集，《趙城金藏》，《大中祥符法寶錄（第3卷-第12卷）》卷5，CBETA, A111, no. 1493, p. 723, b8-13：「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一部一卷大乘經藏收佛於■■■■■■■■■■眾中因外道■■■■■■■■■■...。■【原經卷殘缺】」

⁸⁵ 荻原雲來著，《梵漢對譯佛教辭典》（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76年）。

⁸⁶ 榭 亮三郎，梵藏漢和四譯對校《翻譯名義大集 Mahāvvyutpatti》，頁 x。

國學者 Léon feer 著 *Analyse du Kandjour et du Tandjour* 《甘珠爾與丹珠爾解題目錄》，⁸⁷筆者查找 Léon feer 的 *Analyse du kandjour*⁸⁸，有梵文轉寫、藏文轉寫、藏文有頭字的經名、貝葉範圍與簡介等，但無同本異譯；因此《翻譯名義大集》列出《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是《佛說稻稈經》同本異譯的依據為何，尚不得而知。

B. 《佛說大乘稻苳經》是法成從藏譯本所譯

《佛說十善業道經、佛說大乘稻苳經、因緣心論頌、因緣心論釋合刊本》中，失譯的《佛說大乘稻苳經》是敦煌本。⁸⁹江味農說：由於北京刻經處所刊《心經》七譯中敦煌本題為法成譯，譯文與《佛說大乘稻苳經》及《大乘稻苳經隨聽疏》筆致相近，或者是出自一人之手。⁹⁰歷史學家陳寅恪〈大乘稻苳經隨聽疏跋〉中：「《稻苳經隨聽疏》博大而精審，非此土尋常經疏可及。頗疑其別有依據。」由於《法成疏》與《聖稻苳廣釋》不論在分科、章句次第與文字詮釋上都非常符合他懷疑：「今日所見中文經論注疏凡號為法成所撰集者，實皆譯自藏文。」⁹¹〈稻

⁸⁷ 榊 亮三郎，梵藏漢和四譯對校《翻譯名義大集 Mahāvvyutpatti》，頁 101 注。

⁸⁸ M. Léon Feer, 1881, *Analyse du Kandjour, Analyse du Musée Guimet, tome deuxième*, p. 129-496, Lyon Imprimerie Pitrat Aine, p. 261. Internet Archive, 2013. San Francisco: Internet Archive. <https://archive.org/details/analysedukandjou00koro/page/260?q=Analyse+du+kandjour+et+du+tandjour>. (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23 日。)

⁸⁹ 正法寶藏印經會倡印，《佛說十善業道經、佛說大乘稻苳經、因緣心論頌、因緣心論釋合刊本》《佛說大乘稻苳經》(台北：佛教出版社，1993 年)。

⁹⁰ 參釋太虛、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委員會，〈佛說大乘稻苳經講記〉，《太虛大師全書》3 (台北市：善導寺佛經流通處，1980 年)，頁 135；釋惠敏·釋果徹合著，《生命緣起觀——梵本『淨明句論·第二十六品觀十二支分』初探》，頁 156。

⁹¹ 陳寅恪著，〈大乘稻苳經隨聽疏跋〉，藍吉富主編，《梁啟超選集·陳寅恪選集·選堂選集·陳援庵選集》，現代佛學大系 53 (新店：彌勒出版社，1982 年)，頁 240。

苾芻經綱要》記載：「大乘稻苾芻經一卷唐法成譯」。⁹²法成於唐代公元 833 年至敦煌永康寺譯經⁹³。比對藏譯《聖大乘稻苾芻經》與《佛說大乘稻苾芻經》發現，兩部經的文句完全對應，筆者推斷失譯《佛說大乘稻苾芻經》應是法成從藏譯本《聖大乘稻苾芻經》逐譯過來。

《至元錄》的同本異譯是指由梵譯漢的各種譯本，由藏譯漢的典籍並不計入，所以〈附錄一〉《稻苾芻經》同本異譯沒列 T.0712，但在「蕃本同闕」中計入，由此也可以證明 T.0712 失譯《佛說大乘稻苾芻經》是由藏譯漢。

C. 哪些漢譯《稻苾芻經》與蕃本同？

《〈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探究》〈附錄一〉「蕃本同闕」項中除了 no. 709《稻苾芻經》外 no. 708、710~712 四部都與蕃本同；南條敘述與蕃本同的是 no. 708《了本生死經》及《稻苾芻經》二部。⁹⁴釋法賢說南條氏認為一部蕃本可對應幾部同本異譯，《至元錄》大約就各別漢譯本而言。⁹⁵筆者懷疑這種說法，因為如果蕃本是藏文本，現存藏譯本《稻苾芻經》只有一部，如何與四部同本異譯的漢譯《稻苾芻經》一一對應？

⁹² 北平佛經流通處編，〈稻苾芻經綱要〉，《北平佛教會月刊》第二卷第七期〈目錄的研究法〉，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74 卷（北京市：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6 年），頁 298。

⁹³ 「法成 3352」條：「西藏之宗教學者、譯經家。生卒年不詳。唐代太和七年（833）至沙州（敦煌）永康寺從事譯經工作。」慈怡法師主編，《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出版社，1988 年），頁 5879。

⁹⁴ 釋法賢，《〈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探究》，頁 574-575、588-589、592-593。

⁹⁵ 釋法賢，《〈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探究》，頁 420-421。

附錄四《登噶目錄》《聖稻苳[經]》「相關至元錄號」有 Y.0345、Y.0480、Y.0506，與蕃本同，未含 Y.0505《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Y.0344《稻苳經》。附錄五參考附錄四，⁹⁶也是這三本。

筆者推斷，不包括 Y.0344 no. 709《稻苳經》的原因應該是由於〈附錄一、《至元錄》經目勘同一覽表〉「蕃本同闕」項中未註明此經與蕃本同，所以「相關至元錄號」中也就不記入。附錄四、五的「相關至元錄號」除了依〈附錄一〉蕃本同的記載之外，還參考《東北目錄》的對應《大正藏》經號查找「相關至元錄號」，由於《東北目錄》未列 T.0846，因此 T.0846 的 Y.0505 就被漏掉了。

(2) 藏譯《稻苳經》

藏譯《稻苳經》題名 འཕགས་པ་སྔ་ལུ་ལྷང་པ་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ངོད་པོ།，中譯作《聖稻苳大乘經》。根據藏譯，梵文題名為 *Ārya-śālistamba[ka]-nāma-mahāyāna-sūtra* 或 *Ārya-śālistamba[ka]-mahāyāna-sūtra*。《了本生死經》的經名注釋⁹⁷與《大乘集菩薩學論》卷 15 所引用《稻稈經》的經名注釋⁹⁸都作：*Śālistamba-sūtra*。

藏譯《稻苳經》最早的出現，應可從赤松德贊的事蹟中得知。《西藏王臣護法記》說：他年長閱過尚喜所藏《稻稈經》等之後，命嘉·梅廓及迦濕彌羅阿難陀翻譯經卷成藏文，⁹⁹〈法王赤松德贊簡傳〉中也提到此事。¹⁰⁰筆者推想當時藏本《稻稈經》可能是從漢文逐譯過去的。

⁹⁶ 釋法賢，《〈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探究》，頁 871。

⁹⁷ 吳·支謙譯，《了本生死經》，CBETA, T16, no. 708, p. 815, b3。

⁹⁸ 宋·法護譯，《大乘集菩薩學論》，CBETA, T32, no. 1636, p. 119, b24。

⁹⁹ 第五世達賴喇，郭和卿譯，《西藏王臣護法記》卷 5，CBETA, B11, no. 75, p. 638, a1-5：「不久，王子赤松德贊已年長成人。…尚喜…取出…「稻稈經」等。…藏王…遂命嘉·梅廓及迦濕彌羅的阿難陀來翻譯經卷。」

¹⁰⁰ 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整理，〈法王赤松德贊簡傳〉，《師君三尊著作集·法王赤松德贊著作集》上冊（成都：西藏人民出版社，2013 年），頁 3。

Schoening 參考藏譯《聖稻苳大乘經》的五種敦煌本與十三種甘珠爾本¹⁰¹，僅在 a = PT 551 和 d = PT 552（大約西元 800~1035 年）列出譯者：「由智軍¹⁰²翻譯且校正，並以釐訂文字修改後而加以確定。」¹⁰³。¹⁰⁴

以藏譯《聖稻苳大乘經》¹⁰⁵比對《大正藏》no. 708~712，得知其與 no. 712《佛說大乘稻苳經》文句一一對應。Schoening 說所有漢譯《稻苳經》中 no. 709《佛說稻苳經》最接近藏譯本，¹⁰⁶這顯然不正確，漢譯《佛說大乘稻苳經》才是藏譯《聖稻苳大乘經》的對應平行經。

以《中華大藏經·甘珠爾》中《聖稻苳大乘經》校勘版本紀錄¹⁰⁷查比佛教數字資源中心 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簡稱 BDRC）諸對應版本¹⁰⁸，BDRC《那塘版》貝葉起始行碼 190b⁴ 在《中華大藏經·甘珠爾》作 190b⁸，其他記錄一致。

¹⁰¹ Schoening, Jeffrey D,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pp. 134-135.

¹⁰² Ye shes sde.

¹⁰³ “[Colophon] // ban de ye shes sdes bsgyurd cing zhus te / skad gsar chad kyis kyang bcos nas / gtan la phab pa’ // // // ”, Schoening, Jeffrey D,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p. 440.

¹⁰⁴ Schoening, Jeffrey D,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p. 440, Variants 9.8 : “ a // // //; d //; bc & Classical do not have a translator colophon. ”

¹⁰⁵ ‘PHags pa sā lu’i ljang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聖稻苳大乘經》）。《中華大藏經·甘珠爾》vol. 62, pp. 314-335。

¹⁰⁶ Schoening, Jeffrey D,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pp. 5-6.

¹⁰⁷ ‘PHags pa sā lu’i ljang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聖稻苳大乘經》）。《中華大藏經·甘珠爾》CTK 118, vol. 62, p. 335。

¹⁰⁸ 佛教數字資源中心 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簡稱 BDRC），PDF 版（《西藏大藏經·甘珠爾》《聖稻苳大乘經》：《卓尼版》、《德格版》、《金字版》、《那塘版》、《北京版》）。<https://www.tbrc.org/#!/footer/about/newhome>。（檢索日期：2018 年 2 月 10 日。）

Schoening 所用的《德格版·稻芊經》從 116b2 開始，¹⁰⁹但《中華大藏經·甘珠爾》vol. 62, p. 335 所記載《德格版·稻芊經》與 BDRC《德格版西藏大藏經·甘珠爾》《稻芊經》PDF 皆從 116a1 開始。

再者他把《拉薩版·稻芊經》的冊別寫為 tsha，¹¹⁰但《中華大藏經·甘珠爾》與 BDRC《拉薩版西藏大藏經·甘珠爾》PDF 中皆作 ma。

在其歸納的《西藏大藏經·甘珠爾》系譜中，《拉薩版》是直接由《那塘版》傳承而來的，《理塘版》則傳至《卓尼版》與《德格版》，《那塘版》與《理塘版》這兩支是分別的體系。《那塘版·稻芊經》的函別是 ma，《理塘版》、《卓尼版》與《德格版》的《稻芊經》函別是 tsha，也就是同一系列的《稻芊經》函別應相同，因此《拉薩版·稻芊經》的函別應與《那塘版》一致，亦即 ma，而非 tsha。

此外他《拉薩版·稻芊經》結束於 195a2，¹¹¹《中華大藏經·甘珠爾》與 BDRC《拉薩版·甘珠爾》PDF 中皆作 192b1，可能他的《拉薩版》與《中華大藏經·甘珠爾》及 BDRC 的 PDF《拉薩版·甘珠爾》不同；但是應該都直接由《那塘版》傳承下來，否則他從《稻芊經》各版本所整理的《西藏大藏經·甘珠爾》系譜就需要修正。也或許那只是作者的筆誤。

Schoening 對各版本做詳細比對與分析，繪出從《稻芊經》推得的甘珠爾譜系，¹¹²不過他說描述敦煌手稿與古典版本關係的任何譜系其問題都相當大，¹¹³因此這部分研究尚待努力。

(3) 蒙譯《稻芊經》

¹⁰⁹ Schoening, Jeffrey D,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p. 137.

¹¹⁰ Schoening, Jeffrey D,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p. 138.

¹¹¹ Schoening, Jeffrey D,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p. 138.

¹¹² 詳細內容見 Schoening, Jeffrey D,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vol. 1, Chapter 4 與 vol. 2。

¹¹³ Schoening, Jeffrey D,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p. 181.

蒙譯本《稻苧經》是從藏譯轉譯而成，時間不晚於公元 1628-29 年。

¹¹⁴Schoening 提及其跋文是：印度堪布勝友¹¹⁵、施戒¹¹⁶、牟尼鎧¹¹⁷與西藏譯師智軍翻譯並修正。¹¹⁸蒙本的譯者記載比敦煌本詳盡。

2. 藏譯本《聖稻苧頌》

藏譯本《聖稻苧頌》的藏文題名是 འཕགས་པ་སྐ་ལྷ་ལྷང་བའི་ཚེག་ལེའུར་བྱས་པ་；根據藏譯，梵文題名應作 *Ārya-sālistamba[ka]-kārikā*；龍樹造。

以《中華大藏經·丹珠爾》《聖稻苧大乘經廣釋》校勘版本紀錄¹¹⁹比較 BDRC 諸對應版本¹²⁰，兩者記錄皆一致。

Schoening 說他取得《達旺¹²¹版西藏大藏經·甘珠爾》的《聖稻苧頌》，並對於其被收錄在《甘珠爾》表示驚訝，¹²²因為它不像其他版本被放在《丹珠爾》裏。

¹¹⁴ Schoening, Jeffrey D,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p. 6.

¹¹⁵ Jinamitra, rGyal ba'i bshes gnyen.

¹¹⁶ Dānaśīla.

¹¹⁷ Munivarma.

¹¹⁸ Schoening, Jeffrey D,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p. 6; p. 440, Note 2: “F.A. Bischoff, *Der Kanjur und seine Kolophone*, (Bloomington: Selbstverlag Press, 1968) Band II, p. 465, says that the Indian teachers Jinamitra, Dānaśīla, and Munivarma along with the Tibetan translator Ye-shes-sde had translated and corrected this sūtra.”

¹¹⁹ 'PHags pa Klu sgrub (聖者龍樹)。'PHags pa sā lu ljang pa'i tshig le'ur byas pa (《聖稻苧頌》)。《中華大藏經·丹珠爾》CTT 3216, vol. 65, p. 782。

¹²⁰ 佛教數字資源中心 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 (簡稱 BDRC)，PDF 版 (《西藏大藏經·丹珠爾》《聖稻苧頌》：《卓尼版》、《德格版》、《金字版》、《那塘版》、《北京版》)。 <https://www.tbrc.org/#!/footer/about/newhome>。(檢索日期：2018 年 2 月 9 日，2018 年 2 月 10 日。)

¹²¹ rTa dbang, Tawang.

¹²² Schoening, Jeffrey D,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p. 142.

他也談到没獲得《德格版西藏大藏經·丹珠爾》D 4552, *Jo bo'i chos chung*, 179b3-182a3 這另一份《聖稻芋頌》。¹²³

《東北目錄》D 4552 在《阿底沙小部集》。BDRC《德格版西藏大藏經·丹珠爾》目錄《阿底沙小部集》有注：「此函在印度印製此系列時遺失，經過頂果欽哲仁波切的努力，現存已出版的阿底沙小部集手稿。」¹²⁴筆者於 BDRC 中找到此份手稿的 PDF 檔，《聖稻芋頌》位在 Folio 292a2-296a6。以 D1 表示此本，D2=D 3985, *mDo sde, NGi*, 18a3-20b4。

Schoening 在《聖稻芋頌》校勘版本說明中只列出 G，未分 G1、G2。就其所用文段行碼判斷，G 對應於 BDRC 中 PDF 檔的 G 3488。不過金字版有兩種：G1=G 3469, *Byang chub lam sgron, Gi*, 258a4-262a1 和 G2=G 3488¹²⁵, *dKo[n mch]og rjes dran, NGi*, 26a1-29b3。依照他對《丹珠爾》傳承的解說與所畫系譜，G、N 與 P 都出自欽安達則宮¹²⁶《夏魯¹²⁷版·丹珠爾》¹²⁸，N 與 P 有兩種《聖稻芋頌》：N1=N NA¹²⁹, *mDo, Gi*, 203a7-206a5; N2=N 4274¹³⁰, *mDo, NGi*, 20a5-22b7; P1=P 5466, *Byang chub lam sgron, Gi*, 213a1-216a7; P2=P 5485, *dKo[n mch]og rjes dran, NGi*, 22a3-25a6，G 中應該也有兩本。可能他忽略這一點，才沒有尋找 G 3469。

¹²³ Schoening, Jeffrey D,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p. 142, note 2.

¹²⁴ “Note : this volume was missing from the set printed in india; there exists a manuscript published through the efforts of dilgo khyentse rinpoche of the jo bo'i chos chung.” *Jo bo'i chos chung*, Outline, <https://www.tbrc.org/#!rid=W23703>。(檢索日期：2018 年 8 月 28 日。)

¹²⁵ Schoening 寫 NA，表示無經號。

¹²⁶ 吐蕃王朝地賢六王時，先後在山南窮結縣的欽安地方，修建郭則宮、羊則宮、赤則宮、則莫瓊傑宮和赤則崩督宮等五所王宮，連同布德共傑王時所建達則王宮，稱為欽安六宮。欽安達則宮是欽安六宮之一。參張怡蓀主編，《藏漢大辭典》(Bod rgya tshig mdzod chen mo)(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 年)，頁 1788。

¹²⁷ 夏魯寺是布頓仁波切所居處。

¹²⁸ Schoening, Jeffrey D,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pp. 132-134.

¹²⁹ NA 即無經號。

¹³⁰ Schoening 記下經號 4274，BDRC 中無經號。

D1、G1、N1、P1、與 T 有說明譯者的跋文：印度堪布法吉祥賢¹³¹與大譯師善慧¹³²和智童¹³³譯，吉祥積¹³⁴再校訂；D2、G2、N2、P2 與卓尼版 C 3951, *mDo sde, NGi*, 18a7-20b6 無此文段。

Schoening 在有譯者記錄的版本中並未列出 D1 與 G1。¹³⁵

3. 藏譯本《聖稻苳大乘經廣釋》

藏譯本《聖稻苳大乘經廣釋》的題名是 འཕགས་པ་སྐུ་ལྷང་བ་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དོའི་གྱུ་ཆེར་བཤད་པ་；根據藏譯，梵文題名 *Ārya-sālistamba[ka]-nāma-mahāyāna-sūtra-ṭīkā*；龍樹造。

以《中華大藏經·丹珠爾》《聖稻苳大乘經廣釋》校勘版本紀錄¹³⁶比較 BDRC 諸對應版本¹³⁷，BDRC《北京版》貝葉起始行碼 25a⁶ 在《中華大藏經·丹珠爾》作 25a⁷，其他記錄一致。

各《西藏大藏經》版本皆寫有譯者：印度堪布法吉祥賢與大譯師善慧和智童譯，吉祥積再校訂，與《聖稻苳頌》的譯者相同。

4. 藏譯本《聖稻苳廣釋》

¹³¹ Dharmasrībhadrā.

¹³² Legs pa'i blo gros.

¹³³ Jñānakumāra, Ye shes gzhon nu.

¹³⁴ dPal brtsegs.

¹³⁵ Schoening, Jeffrey D,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p. 365.

¹³⁶ 'PHags pa Klu sgrub (聖者龍樹)。'PHags pa sā lu ljang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i rgya cher bshad pa (《聖稻苳大乘經廣釋》)。《中華大藏經·丹珠爾》CTT 3217, vol. 65, p. 881。

¹³⁷ 佛教數字資源中心 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 (簡稱 BDRC)，PDF 版 (《西藏大藏經·丹珠爾》《聖稻苳大乘經廣釋》：《卓尼版》、《德格版》、《金字版》、《那塘版》、《北京版》)。 <https://www.tbrc.org/#!footer/about/newhome>。(檢索日期：2018 年 2 月 9 日，2018 年 2 月 10 日。)

藏譯本《聖稻苳廣釋》的藏文題名是 འཕགས་པ་སྐུ་ལྷ་ལྷང་བ་རྒྱ་ཆེན་འགྲེལ་བ་；根據藏譯，梵文題名作 *Ārya-sālistamba-tīkā*；蓮花戒¹³⁸造。

以《中華大藏經·丹珠爾》《聖稻苳廣釋》校勘版本紀錄¹³⁹查核 BDRC 諸對應版本¹⁴⁰，BDRC《北京版》貝葉起始行碼 174b¹ 在《中華大藏經·丹珠爾》作 174b²，其他記錄一致。

《聖稻苳廣釋》的 C、D、G、N、P 皆未列出譯者。Schoening 寫：印度堪布天主覺¹⁴¹與大譯師智軍譯並校訂。¹⁴²他根據的敦煌本有 PT 554, IOL 189, PT 553, PT 2105 四種，¹⁴³但似乎並未說明依何本得到譯者資料。

藏譯本慣例將譯者放在文本最後。從 Schoening 的藏譯本《聖稻苳廣釋》版本說明¹⁴⁴中推知，最後一頁可能僅只 PT 2105 才有，因此說明譯者的文段應出自 PT 2105。

5. 《大乘稻苳經隨聽疏》

¹³⁸ Kamalaśīla.

¹³⁹ Ka ma la SHī la (Kamalaśīla 蓮花戒)。'PHags pa sā lu ljang pa rgya cher 'grel pa (《聖稻苳廣釋》)。《中華大藏經·丹珠爾》CTT 3233, vol. 67, p. 427。

¹⁴⁰ 佛教數字資源中心 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 (簡稱 BDRC)，PDF 版 (《西藏大藏經·丹珠爾》《聖稻苳廣釋》：《卓尼版》、《德格版》、《金字版》、《那塘版》、《北京版》)。
<https://www.tbrc.org/#!/footer/about/newhome>。(檢索日期：2018 年 2 月 9 日，2018 年 2 月 10 日。)

¹⁴¹ Surendrabodhi, Lha dbang byang chub.

¹⁴² Schoening, Jeffrey D,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p. 338.

¹⁴³ Schoening, Jeffrey D,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pp. 144-146.

¹⁴⁴ Schoening, Jeffrey D,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pp. 144-146.

日本學者芳村修基提過，他認為《大乘稻苾經隨聽疏》是參考《聖稻苾廣釋》所作。¹⁴⁵陳寅恪〈大乘稻苾經隨聽疏跋〉提及此疏在分科、章句次第、文字詮釋上與《聖稻苾廣釋》極為相符。¹⁴⁶布楚·尖仁色簡介管·法成到敦煌等地講法，集錄《大乘稻苾經隨聽手鏡記》¹⁴⁷，¹⁴⁸此即《大乘稻苾經隨聽疏》。筆者對照此漢藏兩種注疏，《大乘稻苾經隨聽疏》的釋經部分僅有少數幾句不在《聖稻苾廣釋》中，《聖稻苾廣釋》較廣詳，因此可能法成參考《聖稻苾廣釋》宣講由藏本《聖大乘稻苾經》逐譯的《佛說大乘稻苾經》，由弟子福漸記錄而成《大乘稻苾經隨聽手鏡記》。

6. 《大乘稻苾經隨聽疏決》

布楚·尖仁色談到法成於敦煌講《瑜伽師地論》等，著述二十多年。¹⁴⁹筆者以《大乘稻苾經隨聽疏決》對照《瑜伽師地論》卷六〈本地分中有尋有伺等三地之三〉「不如理作意施設建立」十六異論，得知除了少數錯別字外，《大乘稻苾經隨聽疏決》正文的詞句全同於《瑜伽師地論》，不過省略論中的某些段落，目前殘卷僅存第一、二論與第三論前面約三分之一。筆者推測，應該是法成或其弟子為了補充《大乘稻苾經隨聽疏》所提及的外道異論，而節錄漢譯《瑜伽師地論》十六異論所成。

¹⁴⁵ 見芳村修基，〈カマラシーラ造『稻苾經釋』法成譯の推定〉，《印度学仏教学研究》4：1（東京：日本印度学仏教学会，1956年），頁128-129。

¹⁴⁶ 陳寅恪著，〈大乘稻苾經隨聽疏跋〉，藍吉富主編，《梁啓超選集·陳寅恪選集·選堂選集·陳援庵選集》，現代佛學大系53，頁240。

¹⁴⁷ 唐·法成集，《大乘稻苾經隨聽疏》，CBETA, T85, no. 2782, p. 556, b19-20：「大乘稻苾經隨聽手鏡記 永康寺後輩法律比丘福漸受持」

¹⁴⁸ 布楚·尖仁色，《琉璃明鏡·藏文大藏經之源流特點版本暨對勘出版》，頁44。

¹⁴⁹ 布楚·尖仁色，《琉璃明鏡·藏文大藏經之源流特點版本暨對勘出版》，頁44。

(二)《聖稻苾大乘經》相關現代學者之研究

現代學者對於《聖稻苾大乘經》相關古典文獻所做的研究包括編輯《稻苾經》梵文殘卷，選取論典引用的經段並由藏譯重構補足全本梵文，由藏譯重構題名龍樹造兩部注疏的梵本與印度語譯，經與三部印度注疏藏譯本的校訂、英譯、日譯，經的部分義大利、德、法文翻譯，為一般大眾所譯的全經西班牙與義大利文，¹⁵⁰等。

由於多位學者於書或論文中收錄不只一部《聖稻苾大乘經》相關古典文獻，有些同時放入多種語言資料，若依典籍或語文分類，將難免重複提及；未免重複，依出版年代順序列舉幾本代表性著作。

一、1913 年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將各論典引用的《稻苾經》輯成梵文本，加上藏譯和關於緣起十二支的論文等，出版 *Theorie de douze Causes*。¹⁵¹

二、1932 年岩野真雄編《國譯一切經》，收有日本泉芳璟《佛說稻苾經》日譯，並附〈佛說稻苾經解題〉。¹⁵²

三、1950 年 N. Aiyaswami Sastri 編輯 *ĀRYA ŚĀLISTAMBA SŪTRA, Pratīyasamutpādavibhaṅga Nirdeśasūtra and Pratīyasamutpādagāthā Sūtra*，包括各論典引用《稻苾經》的梵文段落、藏譯本《聖稻苾大乘經》，以及《緣起經》、《聖緣起大乘經》的梵本與藏譯。

¹⁵⁰ Schoening, Jeffrey D,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pp. 7-8。

¹⁵¹ Poussin, Louis de la Vallée 1913. *Theorie de douze Causes*. Bouddhisme. Études et Matériaux. Gand. (Recueil de travaux publiés par la Facult de philosophie et lettres, Univ. de Gand, 40mu fasc.) pp. 69-90.

¹⁵² 岩野真雄編，《經集部十二》，《國譯一切經印度撰述部》第 32 冊（東京：大東出版社，1932 年初版，1974 年三版），頁 65-73。

四、1961 年德里大學 V. V. Gokhale 從拉薩功德林住持呼圖克圖羅桑吉美嘉參仁波切處取得梵文殘卷，參考 Poussin 本，編輯 *Madhyamaka-śālistamba-sūtra*。

153

五、1980 年《太虛大師全書》收錄〈佛說大乘稻苳經講記〉，太虛大師參考法成《大乘稻苳經隨聽疏》的科判。

六、1983 年大南龍昇對《聖稻苳頌》、《龍樹釋》與《蓮花戒釋》做日譯，《聖稻苳頌》的論文為〈チベット語訳ナーガールジュナ造『聖稻苳頌』・和訳〉，¹⁵⁴頌文日譯在他後來的《チベット語訳稻苳經『広疏』・『広釈』和訳》相關五篇論文中略有修改。

他將第四十八頌斷成只有三句，其他頌都是四句，因為第四十九頌的內容顯然與四十八頌不同，屬於另一個段落。筆者認為，他的第四十七頌最後一句應該與第四十八頌那三句合在一起成為一頌，因為這四句在意義上屬同一段，所以第四十七頌應該只有三句，第四十八頌有四句。

七、1985~1991 年之間，大南龍昇日譯《龍樹釋》（『広疏』）、《蓮花戒釋》（『広釈』），分段發表五篇論文，其中包括齊藤精也將 Poussin《稻苳經》梵本譯成的日文與大南龍昇自譯的《聖稻苳頌》：

（一）1985 年〈二種の稻苳經註釈書〉。¹⁵⁵此篇是〈チベット語訳稻苳經『広疏』・『広釈』和訳〉的第一部分，但題名未做〈チベット語訳稻苳經広疏・広釈和訳（I）〉，接下來的譯注是從 II 算起。

¹⁵³ *Madhyamaka-śālistamba-sūtra*, V. V. Gokhale edited, in *Mahāyāna-sūtra-saṃgraha*, edited by P. L. Vaidya, 1961. pt. 1,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17. Darbhanga: Mithila Institute, pp. 107-116.

¹⁵⁴ 大南龍昇，〈チベット語訳ナーガールジュナ造『聖稻苳頌』・和訳〉，《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年報》第 11 號（1983 年），頁 1-18。

¹⁵⁵ 大南龍昇，〈二種の稻苳經註釈書〉，《壬生台舜博士記念論文集 仏教の思想と歴史》（東京：大蔵出版社，1985 年），頁 199-220。

(二) 1989 年〈チベット語訳稻苳經広疏・広釈和訳(II)〉。¹⁵⁶

(三) 1989 年〈チベット語訳稻苳經『広疏』・『広釈』和訳(III)〉。¹⁵⁷

(四) 1990 年〈チベット語訳稻苳經『広疏』・『広釈』和訳(IV)〉。¹⁵⁸

(五) 1991 年〈チベット語訳稻苳經『広疏』・『広釈』和訳(V)〉。¹⁵⁹

八、1993 年 N. Ross Reat 的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根據各論典引用的《稻苳經》梵文以及由藏譯重構的佚失梵文段落¹⁶⁰做全經的英譯，附上藏譯、巴利平行經和古西藏斷片的藏文以及參考漢譯、藏譯、各論典的注解。書中有各經段的文本來源對照表，可以看出各經段與諸典籍間的對應關係。

九、1995 年 Jeffrey D Schoening 校訂、英譯《聖稻苳大乘經》及其三部印度注疏的藏譯本，出版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研究與翻譯在 vol. 1，vol. 2 是校勘。

附錄一收有諸論典《稻苳經》引用段落的梵文羅馬轉寫，除《修習次第初篇》的一小段外。他盡可能地收集各地區、各種語言和《稻苳經》相關的資料，包括多份珍貴敦煌本，做出極詳盡的比對與校勘研究，使其翻譯精準度非常高。另外

¹⁵⁶ 大南龍昇，〈チベット語訳稻苳經広疏・広釈和訳(II)〉，《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年報》第 17 號（1989 年），頁 59-89。

¹⁵⁷ 大南龍昇，〈チベット語訳稻苳經『広疏』・『広釈』和訳(III)〉，《三康文化研究所年報》第 22 號（1989 年），頁 91-125。

¹⁵⁸ 大南龍昇，〈チベット語訳稻苳經『広疏』・『広釈』和訳(IV)〉，《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年報》第 18 號（1990 年），頁 53-85。

¹⁵⁹ 大南龍昇，〈チベット語訳稻苳經『広疏』・『広釈』和訳(V)〉，《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年報》第 19 號（1991 年），頁 55-112。

¹⁶⁰ Reat, N. Ross,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Tibetan Original, Sanskrit Reconstruction, English Translation, Critical Notes (including Pāli parallels, Chinese version and ancient Tibetan fragments)*, p. xii.

也整理《丹珠爾》的釋經論¹⁶¹，探討佛教典籍在西藏傳播的歷史，推得《丹珠爾》系譜與基於《稻苳經》所見之《甘珠爾》系譜，¹⁶²因此這份研究可說是成果豐碩。

不過他將《龍樹釋》做為注解來說明《稻苳經》、《蓮花戒釋》與《稻苳頌》，有些部分在研究篇，有些在譯注篇注解，某些還省略未提，顯得次序雜亂且不完整，以致不方便查找。

十、1995年釋惠敏·釋果徹將月稱《淨明句論·第二十六品觀十二支分》做梵典的校勘與中譯，合著《生命緣起觀——梵本『淨明句論·第二十六品觀十二支分』初探》，教證引用《稻稈經》內緣起的段落，從梵文文法的角度了解文義，注腳附上諸漢譯本，並做詳細注解，是本極佳的參考書。

十一、2004年瓦拉那西大學 Sonam Rabten 於 *ĀCĀRYA NĀGĀRJUNA'S ĀRYA-ŚĀLISTAMBAKĀRIKĀ with the Autocommentary* 編輯《淨明句論》、《集學論》、《入菩薩行論細疏》、稱友《俱舍論》疏的《稻苳經》藏譯和梵文天城體引文，Vācaspati Mīśra 於 Bhāmatī 引用的《稻苳經》梵文天城體段落，以及藏譯《聖稻苳大乘經》，並且由此經藏譯重構梵本。另有《聖稻苳頌》與《龍樹釋》的藏譯本校勘以及由藏文重構的梵本、印度文。藏譯用《德格版》為底本，比對《那塘版》、《北京版》與《卓尼版》。重構的梵文可做了知其理解藏譯的參考。筆者對照《中華大藏經·丹珠爾》的《聖稻苳頌》與《龍樹釋》，發現此書關於藏譯本的標點與下注位置有不少錯漏；某些與《德格版》同的字詞應不必列在校勘注；所比對各版本間某些不同的語詞並未在校勘注中見到；全書打字誤植頗多。

三、結論

¹⁶¹ Schoening, Jeffrey D,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pp. 15-47.

¹⁶² Schoening, Jeffrey D,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pp. 125-134.

本文針對《聖稻苳大乘經》相關文獻予以初步的整理和評述，作為藏譯本《稻苳頌》、《龍樹釋》與《蓮花戒釋》中譯的準備，也提供華語界學習《稻苳經》相關經論的一種參考。

茲歸納所討論的幾項重點，依文脈順序列舉如下：

一、以《至元錄》編集時有藏文《四分律》等證據，反駁釋法賢《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蕃本非藏文本的說法。

二、漢譯《稻苳經》有 no. 708~712 五部，不含 no. 846 《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可能由於《祥符錄》中《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殘缺而被錯認其屬《稻苳經》。

三、失譯的《佛說大乘稻苳經》應是法成由藏本《聖稻苳大乘經》所譯。

四、《〈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探究》中《稻苳經》與蕃本同關的記載於附錄一是四本，附錄四、五只有三本，原因是附錄一根據《至元法寶勘同總錄》，附錄四、五還依《東北目錄》。

五、最早的藏譯《稻苳經》應是赤松德贊時從漢譯本逐譯過去。

六、Schoening 認為五部漢譯《稻苳經》中《佛說稻苳經》與藏譯《聖稻苳大乘經》最接近，這個說法並不正確。

七、指出 Schoening 書中《德格版·稻苳經》起始行碼、《拉薩版·稻苳經》冊別和結尾行碼與《中華大藏經》、BDRC 的對應 PDF 檔記錄不同。

八、《中華大藏經》的《聖稻苳大乘經》《那塘版》、《聖稻苳大乘經廣釋》《北京版》、《聖稻苳廣釋》《北京版》與 BDRC 的對應 PDF 檔頁葉起始行碼不一致。

九、補充 Schoening 未用的《德格版西藏大藏經》、《金字版西藏大藏經》各一本《聖稻苳頌》。

十、藏譯本《聖稻苳廣釋》的譯者說明出自 PT 2105。

十一、《大乘稻苳經隨聽疏》是法成參考《聖稻苳廣釋》所講，由弟子記錄。

十二、《大乘稻芊經隨聽疏決》是法成或其弟子節錄《瑜伽師地論》卷六〈本地分中有尋有伺等三地之三〉「不如理作意施設建立」十六異論而成。

筆者尚未解決的疑問有：

一、《稻芊經備忘錄》與《聖稻芊頌》是否同本？

二、是否有西夏文《稻芊經》？

三、南條氏認為一部蕃本可對應幾部同本異譯，但《至元錄》是否就各別漢譯本來談與蕃本的對應？

雖然嘗試尋找答案，但由於資料不足，暫時無法解決，尚待進一步研究。

引用書目

(一) 佛教藏經或原典文獻

1、中文

《大正新脩大藏經》的資料引用是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簡稱 CBETA) 的電子佛典系列光碟(2016)。

北宋·趙安仁、楊億等集，《趙城金藏》，《大中祥符法寶錄(第3卷—第12卷)》，

CBETA, A111, no. 1493。

第五世達賴喇嘛，郭和卿譯，《西藏王臣護法記》，CBETA, B11, no. 75。

吳·支謙譯，《了本生死經》，CBETA, T16, no. 708。

失譯，《佛說稻芊經》，CBETA, T16, no. 709。

唐·不空譯，《慈氏菩薩所說大乘緣生稻幹喻經》，CBETA, T16, no. 710。

宋·施護譯，《大乘舍黎娑擔摩經》，CBETA, T16, no. 711。

失譯，《佛說大乘稻芊經》，CBETA, T16, no. 712。

宋·法天譯，《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CBETA, T17, no. 846。

唐·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CBETA, T29, no. 1558。

唐·玄奘譯，《瑜伽師地論》，CBETA, T30, no. 1579。

宋·法護譯，《大乘集菩薩學論》，CBETA, T32, no. 1636。

唐·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CBETA, T55, no. 2157。

唐·法成集，《大乘稻芊經隨聽疏》，CBETA, T85, no. 2782。

佚名，《大乘稻芊經隨聽疏決》，CBETA, T85, no. 2783。

2、藏文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對勘、編輯，《中華大藏經·丹珠爾》（對勘本）CTT，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對勘、編輯，《中華大藏經·甘珠爾》（對勘本）CTK，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

佛教數字資源中心 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簡稱 BDRC），PDF 版（《西藏大藏經·丹珠爾》：《卓尼版》、《德格版》、《金字版》、《那塘版》、《北京版》）。
<https://www.tbrc.org/#!footer/about/newhome>。（檢索日期：2018 年 2 月 9 日，2018 年 2 月 10 日，2018 年 8 月 26 日，2018 年 8 月 28 日。）

佛教數字資源中心 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簡稱 BDRC），PDF 版（《西藏大藏經·甘珠爾》：《卓尼版》、《德格版》、《金字版》、《那塘版》、《北京版》）。
<https://www.tbrc.org/#!footer/about/newhome>。（檢索日期：2018 年 2 月 10 日）

'PHags pa sā lu'i ljang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聖稻芊大乘經》）。
《中華大藏經·甘珠爾》CTK 118, vol. 62, pp. 314-335。

'PHags pa Klu sgrub（聖者龍樹）。*'PHags pa sā lu ljang pa'i tshig le'ur byas pa*（《聖稻芊頌》）。《中華大藏經·丹珠爾》CTT 3216, vol. 65, pp. 774-782。

'PHags pa Klu sgrub（聖者龍樹）。*'PHags pa sā lu ljang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i rgya cher bshad pa*（《聖稻芊大乘經廣釋》）。《中華大藏經·丹珠

爾》CTT 3217, vol. 65, pp. 783-881。

Ka ma la SHī la (Kamalaśīla 蓮花戒)。*'PHags pa sā lu ljang pa rgya cher 'grel pa*

(《聖稻芋廣釋》)。*《中華大藏經·丹珠爾》* CTT 3233, vol. 67, pp. 380-427。

'PHags pa Klu sgrub (聖者龍樹)。*'PHags pa sā lu ljang pa 'i tshig le 'ur byas pa* (《聖

稻芋頌》，卓尼版 C 3951)。*BDRC W1GS66030*, vol. 113, eBook I1GS66144。

(檢索日期：2018年2月9日。)

'PHags pa Klu sgrub (聖者龍樹)。*'PHags pa sā lu ljang pa 'i tshig le 'ur byas pa* (《聖

稻芋頌》，德格版 D 3985)。*BDRC W23703*, vol. 113, eBook 1429。(檢索日

期：2018年2月9日。)

'PHags pa Klu sgrub (聖者龍樹)。*'PHags pa sā lu ljang pa 'i tshig le 'ur byas pa* (《聖

稻芋頌》，德格版 D 4552)。*Jo bo'i chos chung brgya rtsa*, *BDRC W2CZ6751*,

eBook I1KG1811。(檢索日期：2018年8月28日。)

'PHags pa Klu sgrub (聖者龍樹)。*'PHags pa sā lu ljang pa 'i tshig le 'ur byas pa* (《聖

稻芋頌》，金字版 G 3469)。*BDRC W23702*, vol. 121, eBook I1PD31458。(檢

索日期：2018年8月26日。)

'PHags pa Klu sgrub (聖者龍樹)。*'PHags pa sā lu ljang pa 'i tshig le 'ur byas pa* (《聖

稻芋頌》，金字版 G 3488)。*BDRC W23702*, vol. 122, eBook I1PD31459。(檢

索日期：2018年2月9日。)

'PHags pa Klu sgrub (聖者龍樹)。*'PHags pa sā lu ljang pa 'i tshig le 'ur byas pa* (《聖

稻芋頌》，那塘版 N NA)。*BDRC W22704*, vol. 121, eBook 3372。(檢索日期：

2018年8月26日。)

'PHags pa Klu sgrub (聖者龍樹)。*'PHags pa sā lu ljang pa 'i tshig le 'ur byas pa* (《聖

稻芋頌》，那塘版 N NA)。*BDRC W22704*, vol. 122, eBook 3373。(檢索日期：

2018年2月10日。)

'PHags pa Klu sgrub (聖者龍樹)。'PHags pa sā lu ljang pa 'i tshig le 'ur byas pa (《聖稻芋頌》，北京版 P 5466)。BDRC W1KG13126, vol. 121, eBook I1KG13290。

(檢索日期：2018 年 2 月 10 日。)

'PHags pa Klu sgrub (聖者龍樹)。'PHags pa sā lu ljang pa 'i tshig le 'ur byas pa (《聖稻芋頌》，北京版 P 5485)。BDRC W1KG13126, vol. 122, eBook I1KG13291。

(檢索日期：2018 年 2 月 9 日。)

(二) 中、日、藏、梵、西文專書

1、中文

北平佛經流通處編，〈稻芋經綱要〉，《北平佛教會月刊》第二卷第七期〈目錄的研究法〉，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74 卷，北京市：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6 年。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

布楚·尖仁色《琉璃明鏡·藏文大藏經之源流特點版本暨對勘出版》，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2 年。

布頓·仁欽竹著，郭和卿譯，《布頓佛教史》下冊，《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第 70 冊，台北：華宇出版社，1988 年。

正法寶藏印經會倡印，《佛說大乘稻芋經》，《佛說十善業道經、佛說大乘稻芋經、因緣心論頌、因緣心論釋合刊本》，台北：佛教出版社，1993 年。

任宜敏，《元代佛教史》，南投：南林出版社，2005 年。

徐麗華，《藏文《旁唐目錄》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 年。

高楠順次郎原編，〈至元法寶勘同總錄〉，《法寶總目錄》第二冊，台北：建康書局，1957 年。

崔紅芬，《西夏河西佛教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

陳寅恪著，〈大乘稻芊經隨聽疏跋〉，藍吉富主編，《梁啟超選集·陳寅恪選集·選堂選集·陳援庵選集》，現代佛學大系 53，新店：彌勒出版社，1982年。

釋太虛、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委員會，〈佛說大乘稻芊經講記〉，《太虛大師全書》3，法藏，三乘共學，教釋，台北市：善導寺佛經流通處，1980年。

釋法賢，《〈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探究》，台北：法光出版社，2005年。

釋惠敏·釋果徹合著，《生命緣起觀——梵本『淨明句論·第二十六品觀十二支分』初探》，臺北：東初出版社，1995年。

2、日文

岩野真雄編，《佛說稻芊經》，《經集部十二》，《國譯一切經印度撰述部》，第 32 冊，東京：大東出版社，1932年初版，1974年三版，頁 65-73。

3、藏文

布頓·仁欽竹著，多吉杰博編，《布頓佛教史》（藏文），青海：中國藏學出版社，1988年。

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整理，〈法王赤松德贊簡傳〉，《師君三尊著作集·法王赤松德贊著作集》上冊，成都：西藏人民出版社，2013年。

Sonam Rabten, restored, translated and edited. 2004. *ĀCĀRYA NĀGĀRJUNA'S ĀRYAŚĀLISTAMBAKĀRIKĀ with the Autocommentary*. BIBLIOTHECA INDO-TIBETICA SERIES 53. Sarnath, Varanasi, India: Centra Institute of Higher Tibetan Studies.

4、梵文

Gokhale, V. V. edited. 1961. “*Madhyamaka-śālistamba-sūtra*” in *Mahāyāna-sūtra-saṃgraha*, edited by P. L. Vaidya, pt. 1,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17.

Darbhangā: Mithila Institute. pp. 107-116.

Poussin, Louis de la Vallée 1913. Bouddhisme. Études et Matériaux. *Theorie de douze Causes*. Gand. (Recueil de travaux publiés par la Faculté de philosophie et lettres, Univ. de Gand, 40^{me} fasc.) pp. 69-90.

Sastri, N. Aiyaswami edited. 1950. *ĀRYA ŚĀLISTAMBA SŪTRA, Pratītyasamutpādavibhaṅga Nirdeśasūtra and Pratītyasamutpādagāthā Sūtra*. The Adyar Library Series, no. 76. Madras: Adyar,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5、西文

M. Léon Feer, 1881, *Analyse du Kandjour, Analyse du Musée Guimet, tome deuxième*, p. 129-496, Lyon Imprimerie Pitrat Aine.

Reat, N. Ross 1993.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Tibetan Original, Sanskrit Reconstruction, English Translation, Critical Notes (including Pāli parallels, Chinese version and ancient Tibetan fragment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Schoening, Jeffrey D. 1995.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Wiener Studien Zur Tibet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HEFT 35,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ät Wien.

(三) 期刊、論文

大南龍昇，〈チベット語訳ナーガールジュナ造『聖稻芋頌』・和訳〉，《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年報》第11號，東京：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昭和58年度1983，昭和59年1984年3月刊行，頁1-18。

大南龍昇，〈チベット語訳稻苜經広疏・広釈和訳（Ⅱ）〉，《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年報》第 17 號，東京：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平成元年度 1989，平成二年 1990 年 3 月刊行，頁 59-89。

大南龍昇，〈チベット語訳稻苜經『広疏』・『広釈』和訳（Ⅲ）〉，《三康文化研究所年報》第 22 號，東京：三康文化研究所，平成元年度 1989，平成二年 1990 年 3 月 30 日發行，頁 91-125。

大南龍昇，〈チベット語訳稻苜經『広疏』・『広釈』和訳（Ⅳ）〉，《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年報》第 18 號，東京：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平成二年度 1990，頁 53-85。

大南龍昇，〈チベット語訳稻苜經『広疏』・『広釈』和訳（Ⅴ）〉，《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年報》第 19 號，東京：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平成三年度 1991，頁 55-112。

大南龍昇，〈二種の稻苜經註釈書〉，《王生台舜博士記念論文集仏教の思想と歴史》，東京：大蔵出版社，昭和 60 年 1985 年，頁 199-220。

芳村修基，〈カマラシーラ造『稻苜經釋』法成譯の推定〉，《印度学仏教学研究》4：1，東京：日本印度学仏教学会，1956 年，頁 128-129。

（四）工具書

1. 辭典

張怡蓀主編，《藏漢大辭典》（*Bod rgya tshig mdzod chen mo*），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 年。

荻原雲來著，《梵漢對譯佛教辭典》，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76 年。

荻原雲來編纂，《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東京：講談社，1987 年。

慈怡法師主編，《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出版社，1988 年。

榊 亮三郎，梵藏漢和四譯對校《翻訛名義大集 Mahāvvyutpatti》，東京：鈴木學術財團，1916 年。

榊 亮三郎，梵藏漢和四譯對校《翻訛名義大集 Mahāvvyutpatti》梵藏索引，東京：鈴木學術財團，1916 年。

2. 目錄

大正新脩大藏經刊行會編纂，《修訂新版大藏經總目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年。

鈴木大拙，西藏大藏經研究會編集，大谷大學山口益監修，《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經總目錄》，東京：西藏大藏經研究會，昭和 36 年 1 月初版。

藍吉富主編，宇井伯壽、鈴木宗忠、金倉圓照、多田等觀原編，《西藏大藏經總目錄》，現代佛學大系 59，新店：彌勒出版社，1982 年。原著：宇井伯壽等著，《德格版西藏大藏經（甘珠爾及丹珠爾）總目錄及索引》，日本·仙台：東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1934 年。

（五）網路資源

法鼓文理學院與中華電子佛典協會合作，CBETA 線上閱讀（CBETA Online Reader），台北：中華電子佛典協會，2019 年，<http://cbetaonline.dila.edu.tw>。

（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23 日。）

第十七世大寶法王總指導，明鏡 Adarsha，正法寶藏官網，台北：正法寶藏，2018 年，<https://adarsha.dharma-treasure.org>。（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23 日。）

Internet Archive, 2013. San Francisco: Internet Archive. <https://archive.org>。（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23 日。）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Literature Regarding the

Ārya-śālistamba[ka]-nāma-mahāyāna-sūtr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I shall introduce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concerning the *Ārya-śālistamba[ka]-nāma-mahāyāna-sūtra*, including the eight ancient and six extant texts related to this *sūtra*, followed by a discussion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anskrit text, the collation of the Tibetan translations, and the translations into various languages.

In conclusion, I list the results of my research, which I have based on textual comparison and the consultation of materials not discussed by previous scholars. I point out several arguments, one of which is the existence of Tibetan texts in the *Dharmagupta-vinaya*, to refute Shi Fa-Xian's (釋法賢) idea that the *Fan* texts (蕃本) were not Tibetan texts, and I present the fiv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The *Nairātmyapariprcchānirdeśa* (*Wai tao wen sheng ta ch'eng fa wu wo i ching*) in the *Taisho* Chinese Buddhist Canon was misjudged as one of the translations of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because it was originally incomplete in the *Xiang Fu* catalogue (祥符錄). The *Fo shuo dasheng daogan jing*, whose translator is unknown, was translated from Tibetan by Fa Cheng. Out of the five versions of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listed in the first appendix to the book called *Research on the Zhiyuan fabao kantong zonglu* (至元法寶勘同總錄), four of them are also listed among the *Fan* texts (蕃本). In appendices four and five however, only three texts are listed, because those appendixes are based not only on the *Zhiyuan fabao kantong zonglu*, but also on the

Dongbei Mulu (東北目錄). The Tibetan translation of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was first translated in the period of Trisong Detsen. After comparing the texts, I have found that Jeffrey D Schoening was incorrect when he suggested that of the five Chinese translations, T 709 (*Fo shuo daogan jing*) agrees most closely with this Tibetan text. The beginning line of Derge edition, the volumn no., and the ending line of the Lhasa edition of the Tibetan translations of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which Schoening used are all different from those found in the *Zhonghua Dazangjing* (中華大藏經) and the BDRC. The beginning line of the Natang edition of the *Ārya-śālistamba[ka]-nāma-mahāyāna-sūtra*, the Beijing edition of *Śālistamba[ka]-mahāyāna-sūtra-ṭīkā*, together with the Beijing edition of the *Śālistamba-ṭīkā* in the *Chinese Tripitaka* are all inconsistent with the BDRC text. In conducting my research, I have consulted the two texts of the *Ārya-śālistambaka-kārikā* that Schoening did not use. I suggest that the comments about the translator found in the Tibetan version of the *Śālistamba-ṭīkā* come from PT 2105. Moreover, the *Dasheng daogan jing sui ting shu* shows references to the *Śālistamba-ṭīkā*. Finally, the *Dasheng daogan jing sui ting shu jue* was extracted from the *Yogācārabhūmi*.

The questions which remain to be solved are as follows: Is the *Daoganjing beiwanglu* (稻芊經備忘錄) the same text as the *Ārya-śālistambaka-kārikā*? Was there a Tangut translation of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Does the *Zhiyuanlu* (至元錄) talk about the correspondence with *Fan* texts in different Chinese translations?

Keywords: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the *Ārya-śālistambaka-kārikā*, the *Ārya-śālistamba[ka]-nāma-mahāyāna-sūtra*, Fa Cheng, dependent arising (*pratītyasamutpāda*)